

# 刘庆邦：从矿井到都市

·古欣·

2012年，作家刘庆邦接到一个电话，是矿上的亲戚打来的，那位亲戚的儿子掐死了自己的亲儿子。悲剧引发了创作的欲望。刘庆邦以此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家长》。这是一桩发生在普通家庭的日常悲剧。刘庆邦不怕读者对号入座，相反，如果能从中有所反思，他欢迎每一个家长到小说里找找自己的影子。

此前，刘庆邦一直专注于煤矿和农村题材，他擅长以紧凑的节奏和强烈的情节展开文化与社会批判，《家长》是刘庆邦再度涉猎城市题材的尝试。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来承载历史与时代，在社会性的背景下考察人性。

## 日常生活的燃料

刘庆邦一直关注教育问题。作为家长，他有一儿一女，如今儿女也做了家长。儿子小时候数学不好，刘庆邦付出了很多心血，也有很多体会。他的微信朋友圈从开通以后就很少发言，寥寥几条分享，一半是关于家庭教育。

写长篇，刘庆邦习惯先找到原型。他曾说过，“我写长篇都是往后看，是一种回忆的状态。有的时候，甚至得等小说中主要原型人物去世以后动手。盖棺定论，对人能看得稍稍清楚，人物才能在脑子里活起来。”起初他未考虑写教育题

材，直到亲戚的那通电话，原型自己找上了门。

找到了原型的抓手，刘庆邦还需要从生活里发掘更多的肌理。他回家探亲时，找两个当中学老师的侄子，聊老师和家长的一些交往，当代学校的状况，同时他调动了自己当家长的亲身体会和生活积累。

《家长》写得悠闲却透着张力，日常生活的表面下藏着一股劲。王安忆打比方，莫言像道家，刘庆邦是儒家，前者把现实变形，扭曲，而刘庆邦的写作，则一直稳稳地在伦理的运行中开展。正因如此，刘庆邦被人说“写得老实”。

除了“写得老实”，他的小说还透着辛辣，刘庆邦的很多小说反思国民的劣根性。成为作家之前，他当了19年农民，又在矿上生活过九年，下过井、拉过煤，对底层民众的甘苦、欲望、对社会迅速转型时期剧烈的冲突非常熟悉。这些都是生活赋予他的写作的馈赠。

## 到城里去

刘庆邦出生于河南农村。不甘心待在农村，一直想摆脱农民身份。他跟开封下来的知青交谈，心里暗暗比较自己和别人谁看的小说多。城乡意识

冲突中，农民矛盾又复杂的身份自觉，在刘庆邦塑造的很多人物身上都有体现。

母亲不识字，但很尊重刘庆邦写作，夜晚会把唯一一盏煤油灯让给他。没什么书报借鉴，他从模仿县里广播站播的批判稿起步，照葫芦画瓢，为了让稿子顺利被采用，特地在自己名字前强调“贫农社员”。

升学路泡汤后，想要从农村走出来很难，刘庆邦应征当兵，可父亲当过国民党军官，一政审就把他刷下来了。1970年煤矿招工，刘庆邦最早得到消息，并获得了去新密煤矿的机会。矿上成立宣传队，他是负责人，后来宣传队解散了，他不甘心重新当工人，总想找点额外的事干，就开始写小说。第一篇作品《棉纱白生生》。

在煤矿，刘庆邦吃上了商品粮，拿了工资，成了公家人，完成了从乡下到城市的跨越。他是当代中国社会迅速城市化与大迁徙中的一员。他以农村人去煤矿工作为背景，写过很多主人公努力跨越城乡、阶层藩篱的故事。

1978年，刘庆邦调到北京一家煤矿工人杂志当编辑，住在9平方米的小屋里，在厨房的灶台上写作。为了挤出写作的



时间，他养成了早早入睡、早上四点起床写作的习惯，写完当天的内容再去上班。第一本长篇《断层》就是这么写成的。

## 四十年书写煤矿

在矿上的那段生活使刘庆邦对矿工产生了亲密的、生死与共的感情，一说写矿工，脑子里立刻就有很多形象活跃起来。80年代，刘庆邦创作了关于煤矿的第一部长篇《断层》。

那时，刘庆邦工作的煤矿杂志名字叫《他们特别能战斗》，后来杂志改名叫《中国煤炭报》。90年代初，刘庆邦在《中国煤炭报》副刊部做主任时，煤矿上诞生了一种残忍的作案手法，作案人把受害人拐骗到矿下杀害，伪装成矿难事故，并以死难者家属的身份向矿上讹诈赔偿。刘庆邦觉得震撼，就以此为素材写了中篇《神木》，小说被导演李杨改编成电影《盲

井》，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至今仍被影迷视为经典。

1996年，平顶山煤矿发生重大煤气爆炸，84名矿工遇难。刘庆邦背着小挎包奔赴现场，“矿工家属都很年轻，孩子都很小，一次一次哭倒了，昏过去。一昏过去就打吊针，然后醒过来又再哭，再抢救，有好多好多的细节都让人受不了。”回来后刘庆邦写了纪实文学《生命悲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一度变成了煤矿安全生产的教材，有矿工给他送锦旗。

有一次，有个矿工家属正在等被困在井下的父亲，见刘庆邦是记者，问他：“如果我爸真出不来，我能不能顶替他参加工作？”刘庆邦感到这话里深深的悲哀，却无法写进报道，于是把这件事写成小说。2005年前后，国内的矿难到达高峰。小说《红煤》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就，反思欲望对人性的扭曲。

除了采访矿难事故，刘庆邦还去非常落后的小煤窑。越是简陋的小煤窑，适合进入文学的东西越多。听说河北孟县还有小煤窑用骡子拉煤，他对人和动物的关系很感兴趣，跑去住了半个月，回来就写了几篇小说。

而现代化程度越高，关于人的事儿就越少，如何书写新的煤炭题材是要重新思考的问题。（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10期）

# 吕思清：甘为音乐引路人

·高倩·

即便对古典音乐并不热衷的听众，也多多少少听过吕思清的名字。中国国家大剧院、维也纳金色大厅、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伦敦皇家歌剧院……在这些世界顶级音乐殿堂里，经由其手指抚出的小提琴旋律，绕梁入耳。

当年那个夺得国际上最重要小提琴比赛之一——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金奖的17岁男孩，如今也已步入半百之年。在时光的磨砺中，昔日意气风发的少年成为了心怀感恩的引路人。

## 人们对音乐的“感受”相通

国家大剧院自启幕运营以来，集结了一大批艺术家参与到艺术普及中，吕思清便是里面的常客。“那里就像是我的‘音乐之家’。”每年繁花似锦的春夏之交，“五月音乐节”都会如约而至。

“五月音乐节”的艺术总监，正是吕思清。“让更多人有机会通过更多渠道接触到古典音乐，让他们的生活因为结缘音乐而变得更美好”。

去年的“五月音乐节”，吕思清走进雄安新区，为忙碌的建设者们献上了一场休闲解闷儿的午间音乐会。社区、医院、学校，甚至副中心建设工地的食堂……临时搭起的舞台总是相对简陋，吕思清从不在意，只要观众想见他，他都会带上自己价值不菲的名琴欣然前往。



吕思清始终难忘2015年在门头沟区斋堂镇柏峪村的那场演出。当吕思清把小提琴架在肩上时，大爷大妈们静静地看着他，眼神满是好奇，吕思清意识到，“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还没亲眼看过小提琴，没听过小提琴的声音。”

弓子搭上琴弦，演奏开始，全场寂静。然而当维瓦尔第《四季》中《春》的旋律告一段落时，一位大爷说，他听到了鸟叫的声音。“没错，就是鸟鸣！”吕思清惊喜异常。还有个小姑娘跑到院子里折了枝开得正好的花，热情地递到吕思清手上。

古典音乐作为舶来的艺术，总是与“高雅”二字如影随形，吕思清却不以为然，归根结底，古典音乐能够带来的就是一种“感受”。

“感受”无关对错和高下，更何况，人们的“感受”常常是互通的。当同一段旋律响起，无论几百年前远在欧洲的维瓦尔第，还是对小提琴颇感陌生的农民大爷，心中浮现的都

是同一个春天。

## 音乐面前，我们都是渺小的

2019年12月25日，中山公园音乐堂里，吕思清与著名指挥家余隆、夏小汤以及中国爱乐乐团合作了一场音乐会。这场演出，是中国爱乐乐团为吕思清送上的50岁生日祝福。许多观众直到那时才发觉，当初一举夺得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金奖的少年，竟已在舞台上陪伴大家如此之久。

如今，吕思清对音乐的感知越发敏锐细致，“年轻的冲劲儿和激情”沉淀下来，化作如今更游刃有余的“平衡和思考”。

吕思清从观众的反响中也获益良多。他常常举例，如果一位观众刚刚失恋，一曲《梁祝》于他而言悲痛到了极致；但在一位陷入爱河不久的观众听来，旋律中情意绵绵的部分更加难忘。

“观众的心境不同，对演奏的理解不同，而且他们也在跟随音乐成长。”一言以蔽之，音乐的变化永无止境，对它的探索和解读更是穷极无涯，“在音乐面前，我们都是渺小的。”

吕思清渴望把这些体会分享给在音乐道路上同行的年轻人，“感恩”是他人生中的

高频词汇。“能够走到今天，除了自己的努力，前辈、家人、朋友的鼓励和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希望在有能力的时候帮助下一代有才华的乐手，让他们更好地成长。”

吕思清已经在行动了。就在中国爱乐乐团为他庆祝50岁生日的那场音乐会上，还出现了三张年轻甚至完全称得上稚嫩的面孔：李映衡11岁，蔡珂宜12岁，出生于2000年的朱凯源，他们与吕思清合奏了皮亚佐拉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

三个孩子是当之无愧的“未来之星”。2018年，李映衡和蔡珂宜在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少年组中拿下了联合第一名。也是在这一年，6年前也曾获得过梅纽因大赛少年组第一名的朱凯源问鼎第55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

“每年的音乐比赛都输送了大量‘神童’，但真正走到最后、成为‘家’的只有很少一部分。”荣誉当前，吕思清最担心的，就是孩子们太过年轻，会“迷失了方向”。

## 不浪费才华

1987年，吕思清一举夺得第34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金奖时17岁。大赛之严苛人

尽皆知，此前金奖已空缺12届，亚洲人更是无缘。“东方帕格尼尼”的巨大光环笼罩下来，所有人都盛赞他是“天才”。

那时，吕思清还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读书，“我记得特别清楚，得了奖之后，我就在学校里溜达。”一位老师看见了他，迎面称赞了一句“吕思清，你真是大器晚成啊。”老师走后，吕思清越想越别扭，“17岁拿了国际大奖，还算大器晚成吗？”

吕思清早早就被寄予厚望——8岁时被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破格录取；11岁时被小提琴大师耶胡迪·梅纽因选中，远赴英伦，到梅纽因学校学习。音乐圈里，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位小神童，以至于帕格尼尼金奖显得有点姗姗来迟。

敛下锋芒，静心积蓄，是吕思清从父亲那里得来的财富。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常常耳提面命，告诫吕思清“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满招损，谦受益”。取得了成绩，父亲永远一带而过；做得不对，就会被反复训诫。

鼓噪的热浪渐渐退去，吕思清又拿起小提琴，继续着踏实又稍显漫长的积淀。他的音乐生涯，少不了时代的造就甚至裹挟，吕思清时常提醒自己：一个人能够把控的，只有自己，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本心。“不浪费上天赋予你的才华，是人生最好的结果。”（摘自3月17日《北京日报》）